

研究論文

曾貴海《原鄉、夜合》一書中的客家女性書寫

鍾屏蘭*

摘要

在客家文化中，客家婦女的大量勞動及素樸勤儉，往往被本質化為客家婦女的特性；其中客家文學中的女性形象書寫，也成為客家族群與文化，具有特殊代表性的重要面向。屏東籍的曾貴海創作的客語現代詩《原鄉、夜合》一書，對於客家女性有大量敘寫，更具有多元鮮活的特色。本論文擬從其詩中探討有關客家女性廣泛且具代表性的書寫，並進窺客家女性樣貌多元又具統一特質的形象；及此類詩歌敘寫視角，在本質上對女性的深刻影響。

關鍵字：曾貴海、《原鄉、夜合》、客家詩歌、客家女性、客家女性書寫

* 單位職稱：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；客家文化研究所兼任副教授。
通訊地址：屏東市民生路4-18號屏東教育大學中文系
聯絡電話：07-7226141 轉 35254
e-mail：pin@mail.npue.edu.tw
收稿日期：2009/05/22 接收刊登日期：2009/08/24

Narration of Hakka Women in Tseng Guei-hai's *Hometown-Yehho*

Ping-Lan Chung *

Abstract

Hakka women are famous for their diligence, frugal living style, and hard working, and these have been the essence; therefore, narrations for Hakka women image, with special representative aspect, have become indicators in Hakka literature. We can find abundant, beautiful, and multiple narrations of Hakka women in *Hometown-Yehho*, written by Tseng Guei-hai, a native of Pingtung County. Analyzing Hakka women images and collecting the representative characters of Hakka women are the purposes of the thesis. Moreover, we can figure out Hakka women's uni-multi images in their living in the Pingtung plain and how these poems affect women in essence.

Key words: Tseng Guei-hai, *Hometown-Yehho*, *Hakka poetry*, *Hakka women*, Narration of Hakka Women

* Associate 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,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.

一、前言

文學是人生的反映，詩歌更是文化心靈的結晶。因此客家現代詩為深入探索現代客家族群心靈最重要的鎖鑰。而每當提到客家文化，客家女性總給予人們深刻且特殊的印象，客家婦女的大量勞動及素樸勤儉，也被本質化為客家婦女的特性；¹客家詩歌中的女性形象書寫，也成為客家族群與文化，具有特殊代表性的重要面向。

台灣客籍作家在客家現代詩創作方面，²不論是書寫的內容情感，或是表達的藝術技巧，屏東籍的曾貴海創作的《原鄉、夜合》一書，可說最具有動人心靈的力量。該書對於客家女性的大量敘寫，更是廣泛且具代表性。其中有描寫農家婦女的「背穀走相趨仔細妹仔」、有描寫洗衣婦女的「清早的圳溝濬」、也有描寫作生意婦女的「去高雄賣板的阿嫂」，有參政的女性「台灣菊蘭—詩送葉菊蘭」；另外有愛玩的小女孩「阿妹看人搞烏龍仔」、「隔壁阿妹嫁分我」；也有高校女生「阿桂姐」；還有客家老婦人「平埔客家阿婆」、「溝背庄个外阿婆」；更有全面代表客家女性描寫的「夜合—獻分妻同客家婦女」。不但角色多樣，場景不侷限田裡或家中，時間更從民初到現在，可說充份顯現了客家婦女鮮明的形象與性格，從中更可探究客家婦女、生活與文化最深入、最精微的一面。

本論文擬從其詩中探討有關客家女性廣泛且具代表性的書寫，並從客家婦女的殊相與共相中，進窺客家女性多元樣貌下又具有統一特質的形象；及此類詩歌敘寫，深蘊被內化本質化了的客家女性特色，及其在本質上對女性的深刻影響。

¹ 張翰壁〈客家婦女篇〉，收錄於徐正光主編《台灣客家研究概論》，（台北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、台灣客家研究學會，2007年6月），頁114。

² 從早期的杜潘芳格女士，到葉日松、范文芳、黃恆秋、利玉芳、張芳慈、邱一帆、吳尚任等，都有相當多以客家語寫作的客家詩歌作品。

二、客籍作家曾貴海與《原鄉·夜合》

(一)、客籍作家曾貴海

曾貴海，一九四六年生於屏東縣的佳冬客家鄉鎮。一九六六年就讀高雄醫學院期間，與江自得、蔡豐吉、王永哲、吳重慶等人在校園成立「阿米巴詩社」，推動校園文藝風氣，也從此年開始在《笠》詩刊發表自己的創作。

曾貴海是高雄地區的執業醫師，也是位詩人及社會運動者。因動員多起南台灣綠色革命運動，故素有「南台灣綠色教父」之稱。著有《鯨魚的祭典》、《高雄詩抄》、《台灣男人的心事》、及《原鄉·夜合》等詩集，曾獲「吳濁流新詩獎」及「賴和醫療服務獎」。

從一九七六年定居高雄市三十年來，曾貴海由專業的醫生和詩人，而逐漸踏出去，參與台灣的文學、環境保護、政治改革、教育、文化改革，明顯地看出他的路越走越遠，關懷的層面越來越闊，已經不能從單一的醫生詩人身份去看待他，卻更清晰地呈現出其生命的軸心就是台灣。³

(二)、曾貴海的客語詩集《原鄉·夜合》

2000年曾貴海出版了以客語創作的詩集《原鄉·夜合》，這是詩人第一部以客語創作的書，對此，鍾鐵民在該書序言特別說到：「可能是客家的靈魂加上他對客家文化延續的使命感，驅策著他字字句句推敲斟酌，用最親切的母語描繪詩人的心靈。」⁴彭瑞金也提到：

³ 行政院客委會文史天地館網站，引用日期 2009 年 3 月 5 日。

<http://www.hakka.gov.tw/ct.asp?xItem=22031&ctNode=405&mp=256>

⁴ 鍾鐵民〈序—我看原鄉夜合〉，《原鄉·夜合》（高雄：春暉出版社，2000年10月），頁3。

「在曾貴海的鄉音重奏裡，推進的是他的詩思而不是語言，不過，也許因為用母親的話寫詩，幫助了他更深入母親的胸懷。」⁵

至於為何將書命名為《原鄉·夜合》？針對這點，彭瑞金也發表了他的看法：「這本詩集主要是建築在客家聚落文化的反思上面，從佳冬〈故鄉的老庄頭〉思想起，... 透過詠史懷舊的詩句，詩集試圖重構一個客家庄落生活風貌的用心...而他又把客家人物誌以〈夜合〉為總題的客家婦女誌，作為緬懷客家聚落歷史的軸心。」⁶而詩人的「原鄉」到底指的是何處？李喬對此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：「詩人念茲在茲的「原鄉」是台灣的佳冬，是古老台灣的六堆！也就是客家人父祖別故居渡黑水溝，來到的台灣內埔、高樹、萬巒、麟洛、長治、竹田、佳冬、美濃這些舊客庄。這些才是身心合一的台灣客家原鄉，落地生根，生命亦住。唯有如此原鄉，文學藝術才能茁壯豐茂。」⁷

綜合以上各家說法，可知「沒有客家意識寫不出具有客家靈魂的詩篇，沒有家鄉土地之愛不能創作出有血肉感情的作品」。⁸屬於客家的詩集《原鄉·夜合》，正是這樣一本充滿濃濃的故鄉之愛的作品。我們從這部作品中探析他對客家婦女的書寫，相信是再適切不過的了。

(三)、《原鄉·夜合》中書寫客家女性的作品

在曾貴海的《原鄉·夜合》這本詩集中，有許多關於客家女性

⁵ 彭瑞金〈原香一序曾貴海客語詩集〉，《原鄉·夜合》（高雄：春暉出版社，2000年10月），頁7。

⁶ 彭瑞金〈原香一序曾貴海客語詩集〉，《原鄉·夜合》（高雄：春暉出版社，2000年10月），頁7。

⁷ 李喬〈尋找文學原鄉一序「原鄉·夜合」〉，《原鄉·夜合》（高雄：春暉出版社，2000年10月），頁11—12。

⁸ 鍾鐵民〈序一我看原鄉夜合〉，《原鄉·夜合》（高雄：春暉出版社，2000年10月），頁2。

的作品，其中有描寫農家婦女的「背穀走相趨仔細妹仔」、有描寫洗衣婦女的「清早的圳溝漚」、也有描寫作生意婦女的「去高雄賣板的阿嫂」，有參政的女性「台灣菊蘭—詩送葉菊蘭」；另外有愛玩的小女孩「阿妹看人搞烏龍仔」、「隔壁阿妹嫁分我」；也有高校女生「庄肚的高女生—阿桂姐」；還有客家老婦人「平埔客家阿婆」、「溝背庄个外阿婆」；更有全面代表客家女性描寫的「夜合—獻分妻同客家婦女」。⁹本文擬將這些女性群象，分爲工作中的婦女、玩耍的小女孩、讀高校的女學生、客家阿婆等幾大類來析探。

1. 工作中的婦女

(1) 背穀走相趨仔細妹仔

一九五〇年左右
窮苦年代个收成季節
細人仔會去田坵撿穀串

大人割忒禾仔
大家坐佇田漚打嘴鼓
有一擺
細孳仔向細妹仔挑戰
背穀袋走相趨

我看到庄肚个一個細妹仔
背著歸袋穀
大屎窟煞猛搖
兩隻硬撐个腳
拚命走

⁹ 此一順序爲筆者因研究之故重新排列，與原書次序並不相同。

拚命走
 伊个腳步
 蹬佇路面
 像一只大鐵錘
 一步一步錘響地面
 咚咚咚咚咚
 看到偃手上禾枝跌落地泥

目蹬蹬看著伊
 半笑半噓
 赤腳馬踏行歸來¹⁰

這是描寫一個在田裡工作的女生和男生比賽揸穀子的情形，因為男生的挑戰邀約，女生揸起了重重的穀子；因為不服輸的精神，女生雖然揸著重重的穀子，卻還是努力的走完了全程。

第三段用「大屎窟煞猛搖」、「兩隻硬撐个腳」、「拚命走」，很形象的描寫了女生努力揸穀子的畫面。而第三段末與第四段的開頭用了「頂真」的修辭法，「拚命走」、「拚命走」，點出了女生不服輸的精神。到第四段則運用了「譬喻」的修辭法，「伊个腳步，蹬佇路面，像一只大鐵錘，一步一步錘響地面。」而接下來「咚咚咚咚咚」，「夸飾」的修辭運用，不但刻劃出賣力工作的客家婦女健壯的形象，更巧妙地帶出了作者因為看得既吃驚又入神，使得手中的稻串不自覺的掉落到了地面。

爲了和男性一較長短，這首詩裡的客家細妹仔勇敢的接受了男性的戲謔邀約；但是看到詩末的「半笑半噓，赤腳馬踏行歸來。」

¹⁰ 引自曾貴海《原鄉·夜合》，（高雄：春暉出版社，2000年10月），頁8-9。

就能體會到客家細妹仔因為自己的勇氣與堅持，在完成挑戰之後的興奮與愉悅之情。

整首詩寫客家婦女從年輕時起，便被訓練做農事，而且做起來毫不含糊；體魄強健、性格堅毅、忍勞負重，更是典型客家婦女給人的印象，也是這首詩言外之意所流露的，歌詠客家婦女健壯、吃苦的一面。

(2) 清早个圳溝澗

打早

幾條天光穿過坳崗个樹葉

照射清早个圳溝

光點佇水面洄來洄去

庄肚个婦人家細妹仔

搵著一籃一籃換忒个衫褲

行過暗微濛个小路

一儕佔一粒圳溝澗个石頭

手起手落

用圓棍搽衫褲

一聲接一聲

像山歌一儕接一段唱落去

話事講起來

講到罪過个事

大家恹恹道嘆
講到光彩个事
吵得鳥仔飛盡盡
講起好嘢个事
大家扭做一團手軟腳懶
庄肚个大小事
沒一項人毋知

洗過春夏入秋到寒冬
冷人骨髓个寒天
兩隻腳浸入冰涼个水中
寒風吹散頭腦毛衫袖角
有人一邊洗一邊唱
.....冬去春來花會開
.....阿妹想嫁毋敢講
.....阿哥想討舌打結¹¹

翻開客家的攝影集作品，有幅畫面相信是很多客家女性的生活經驗，那就是提著籃子或桶子到溪邊洗衣服的情景。在這首詩中，「庄肚个婦人家細妹仔」、「攞著一籃一籃換忒个衫褲」，「行過暗微濛个小路」，寫的是婦女天還沒亮就來到了溪邊，不只是婦女們會到溪邊洗衣服，有些家裡的女孩們也得擔負起分擔家事的工作。

「一齊佔一粒圳溝滬个石頭」的描寫，形成了有趣的畫面，而「手起手落，用圓棍搽衫褲」，更讓畫面頓時因動作的描寫鮮活了起

¹¹ 引自曾貴海《原鄉·夜台》，頁 19-21。

來，接著運用「譬喻」的修辭法，「一聲接一聲，像山歌一儕接一段唱落去」，則讓此幅情景加上了聲音，是啊！這就是客家女性工作的景象啊！

第四段運用了「排比」的技巧，來表現「罪過个事」、「光彩个事」、和「好嘢个事」，也因為各種事情都講盡了，所以「庄肚个大小事，沒一項人毋知。」

第五段寫到在溪邊洗衣服有時是件苦差事，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這個季節，「冷人骨髓个寒天」，「兩隻腳浸入冰涼个水中」，「寒風吹散頭腦毛衫袖角」。但是客家的女性們還是一早便起來洗衣，從不因溪水寒冷而卻步，言外之意透顯出來的，正是客家婦女早已養成了吃苦的習慣，而且洗完衣服，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粗活細活在後頭等著做呢！

(3) 去高雄賣板仔个阿嫂

打早五點半

火車嘿仔嘿个對枋寮尾站

跨海面出來个日頭駛入佳冬

幾儕庄肚阿嫂

矇著面帶笠嫲

肩頭擔竿孩著半夜做好个板仔

瞪著濛濛个天光出門

兩隻擔仔放滿

面帕板芋板年板白頭公板同龜板
去高雄早市擺攤仔

沒禮拜沒年節
每日暗晡收攤後
正晝等月光歸來
煮分大細食¹²

這首詩寫的是庄裡的幾位婦人，每天在天還未亮時，就起床準備各種面帕板、芋板、年板、白頭公板，和龜板等米製食品，然後搭著從枋寮開往高雄的火車，去早市做生意的情形。

爲了爭取時間，「肩頭擔竿晝著半夜做好个板仔」，半夜就得起床工作，然後「蹬著濛濛个天光出門」，一大清早就要出發前往高雄；爲了能多賺一些，「每日暗晡收攤後，正晝等月光歸來」，清楚的說明了客家婦女爲了工作早出晚歸的情形。

客家婦女肩上擔負的是「面帕板芋板年板白頭公板同龜板」，詩人一口氣把客家各種米製食品羅列出來，既顯示客家婦女的忙碌能幹，也顯示客家婦女忙於生計的刻苦耐勞。

爲了家中的生計，「沒禮拜沒年節」，根本從來沒有放假、休息的日子；不但全年無休，而且每天回到家後，「煮分大細食」，還得張羅一家大小的晚餐。

詩裡描寫的婦人不是典型的農婦，而是外出做小生意的，但既勤勞又認真，既刻苦又認命，沒日沒夜、內外操勞，完全沒有兩樣，

¹² 引自曾貴海《原鄉·夜合》，頁 6-7。

讓人體認到客家婦女非常辛苦的一面。

(4) 台灣菊蘭

— 詩送葉菊蘭

一九八九年殘忍个春天
一堆惡狗咬狠伊老公下巴頰
毋分烈士出聲

圓身毋想分國民黨打抹齟齬
烈士潑油燒身
歸群特務捉到一堆骨灰

無屈服个靈魂飄浮天頂
日日夜夜看守心愛个台灣
一粒堅強个客家菊蘭新花種
跔目汁流入心肚

沒幾久，花種開花了
沒分春夏秋冬
伊摘滿清香个菊蘭
獻分台灣人
送一蕊花
講一聲請愛台灣
請愛我等个台灣

永遠个台灣¹³

這首詩相當特別，是寫給少數參政的客家女性葉菊蘭女士。詩中敘寫葉菊蘭女士的夫婿鄭南榕先生，為追求言論自由而引火自焚，爾後葉菊蘭女士在眼淚灌溉下，堅毅的在民主人權的路上繼續奮鬥下去，猶如「一粒堅強个客家菊蘭新花種」，開出了更堅強美麗的花。

詩中寫的是大時代的單一個別事件，但詩人的史筆卻以小見大，以一位客家女性記錄了台灣在解嚴後追求民主過程的血淚代價。詩中寫到「歸群特務捉到一堆骨灰」，「一粒堅強个客家菊蘭新花種」，「跔目汁流入心肚」。將葉女士心中不足以為外人道、甚至無法言說的、千迴百轉的悲哀痛苦，敘寫得格外深刻動人，而詩中也充份透顯了客家女性堅毅勇敢，強韌不屈的典型。

2. 玩耍的小女孩

(1) 阿妹看人搞烏龍仔

大當晝，大人睡目
細人仔偷偷走去伯公樹下搞烏龍仔

對掙來火盒仔放出烏龍仔
用手掌拍暈伊
用細索仔搖暈伊

¹³ 引自曾貴海《原鄉·夜合》，頁 13-14。

烏龍仔一見面就大聲小聲
咬得兩隻翅緊顫
撞來撞去，拼輸拼贏

有時節，尋沒索仔
一出手，向阿妹頭腦拔幾枝
阿妹目汁緊滴鼻水緊流
站佇頭前毋想走
沒幾久，又拔幾枝
緊看緊叫泣緊罵人

阿妹要嫁人个時節
講起頭擺搞烏龍仔个事情
抓著我等个頭腦毛不放

大家大聲喊
嫁分人後正同老公相鬥
這下毋好亂咬人¹⁴

這首詩描寫客家小孩日常玩耍時常見的鬥蟋蟀遊戲。「用手掌拍暈伊，用細索仔搖暈伊。」這兩句運用了「排比」的技巧，可以讓讀者們深刻的感受到孩子們樂在遊戲中的情緒。

但是可憐的客家阿妹，她的頭髮卻也在這場遊戲中遭殃了！因為有時玩伴們扯著她的頭髮當細線用，但是她「站佇頭前毋想走」，

¹⁴ 引自曾貴海《原鄉·夜合》，頁 31-32。

原來客家的小女生，也和一般的小男生一樣，對於有趣的事物有著強烈的好奇心，甚至「沒幾久，又拔幾枝」，但客家阿妹忍住痛，「緊看緊叫泣緊罵人」，縱使被一群男生欺負，還是不想走，鮮活的場景，歷歷如在眼前。

當阿妹長大要嫁人時，這段有趣的童年回憶被同伴再次的提起，甚至還警告她「嫁分人後正同老公相鬥，這下毋好亂咬人」，可見阿妹應該是個很有個性的女生；也相當好強活潑。然而長大後，即將嫁作人婦，童年的男生玩伴卻還不忘捉狹的提醒她，應回歸傳統女性的溫柔婉約，全詩建構出一幅屬於客家女性由幼及長，至嫁為人婦的微妙轉變。

(2) 隔壁阿妹嫁分偈

還小

星仔花跋上稈棚

開滿紅花小遮仔花時節

阿妹嫁分偈

園仔內个稈棚下

幾儕細人仔講好了

就將阿妹嫁分偈

偈避佇稈棚角

等伊等打扮阿妹

阿妹頭腦毛插幾蕊樹蘭同桂花

畏見笑到面紅幾炸

圓身鼻到清甜个花香
小老弟弟帶頭行頭前
扛甘蔗拿米箕吹樹枝
七八隻手扛著伊
惦惦个放佇在厝身邊
大家笑一聲走盡盡

沒幾久，全部人圍過來
笑厝倆儕做公婆

十過年後，阿妹靚美美
手牽著一儕後生仔
笑面看厝頸根紅
沒想到，伊還記得頭擺个婚禮¹⁵

這首詩描寫小時後大家一起玩家家酒的情景。作者以第一人稱的筆法敘寫，自己是扮新郎，另外一個村裡的小女生阿妹，在「幾儕細人仔講好了」之下，扮成新娘嫁給他。接著，「阿妹頭腦毛插幾蕊樹蘭同桂花」，大家用客家庭院中最常栽種的、香味馥郁的樹蘭和桂花把阿妹打扮起來，所以作者說「圓身鼻到清甜个花香」。有趣的是扮新娘的阿妹是「畏見笑到面紅幾炸」，把阿妹含羞帶怯、又純樸童稚的模樣很傳神的描寫出來，與前一首看人家玩鬥蟋蟀遊戲的阿妹，兩相映照之下便形成強烈對比。¹⁶

詩歌接著描寫小孩子煞有介事的「扛甘蔗拿米箕吹樹枝」，模倣

¹⁵ 引自曾貴海《原鄉·夜合》，頁25-27。

¹⁶ 這裡的「阿妹」是一種客家語的通稱，作者未必同指一人。

大人婚禮的進行，又是扛著甘蔗，又是米箕遮新娘頭，還拿起樹枝裝做吹起喇叭來，好不熱鬧，等儀式完成，大家全圍過來，「笑佢倆儕做公婆」。

詩的末段，時光跳接到十幾年後，作者與阿妹久別重逢。多年不見，兒時玩伴皆已長大成人，當年的阿妹出落得「靚美美」，但是「手牽著一儕後生仔」，作者很形象的敘寫阿妹已嫁為人婦，甚至已為人母，有著淡淡的綠葉成蔭子滿枝的感喟；但最後作者神來一筆，形容阿妹見到他的反應是「笑面看佢頸根紅」，雖然笑臉相迎，卻整個臉紅得厲害，甚至紅到耳根脖子上了，原來他們都沒忘記「頭擺个婚禮」。

這首詩中的阿妹，在扮新娘時是「畏見笑到面紅幾炸」，婚後久別重逢，雖已為人婦、人母，但想到從前那場婚禮，還是自然而然有「笑面看佢頸根紅」的反應，在這些地方，客家女性純樸、含蓄、保守、傳統的特色，深蘊其中，十分耐人尋味。

3. 高校女生

阿桂姐

庄肚个高女生
最靚个阿桂姐
目珠會眨星仔花

笑起來
像一蕊又一蕊初開个曇花
兩粒深深个酒窟

迷到後生仔半夜發癲

像眠到个山峰个身材
向紮入泥肚个樹之个腳筋
像雪白浪花个皮膚
係飲地下水食在來米
變大變靚个美人呀

有一日

我佇伯公樹下看書
伊對屋家遠遠行來
肩頭揸著兩桶屎
擔竿隨著伊个腳步
左搖右擺踏著地泥面
桶仔內半滿个尿水
幌出來
潑落地面
潑到伊个黑褲伊个赤腳

我放下書

兩隻目珠盯著伊
看伊行入菜園舀尿淋菜
真像鼻毋到尿味香

四十年後

伊帶做大學校長个老公行去菜園¹⁷

作者看到的阿桂姐，是村庄裡「目珠會眨星仔花」的美麗女生，不但「笑起來，像一蕊又一蕊初開个曇花」，而且「兩粒深深个酒窟，迷到後生仔半夜發癲」。雖然有著姣好的容貌與身材，又是很會讀書的高校女生，在家裡還是要做起挑屎尿去菜園施肥的工作。阿桂姐不僅做起了這樣的工作，而且還因為挑的尿桶重量太重，造成桶內的尿液搖晃，而灑到自己的褲管與赤腳上；但是阿桂姐不以為意，繼續的做著她該做的施肥工作，而且「真像鼻毋到尿味香」般的認命工作。這位客家女性，是一個美麗的高校女生，在最愛美的少女時期，為了讓家裡能有更好的生活，在課餘認命的接受粗活，忍耐髒臭；把客家婦女自幼到大的家教訓練，刻劃得極為深刻。

4. 客家阿婆

(1) 平埔客家阿婆

年夜飯後
 大家爭等看舊相簿
 忙亂中
 一張老照片輕輕飄落
 孤孤單單跌落佢腳邊

 一張老婦人家个相片
 係麼人呀

¹⁷ 引自曾貴海《原鄉·夜合》，頁 10-12。

消失个平埔族个老婦人家
流落佇客家人屋家
變做我阿婆

六千年前，台灣南島民族
這兜大海个人魚
用獨木船劈開海浪
槳去夏威夷紐西蘭同復活島
建立玻利尼西亞海洋民族

佇四百年以前个台灣土地上
伊等係大地山河个自然人
沒分文明个瘟疫傳染
跔著日頭同月公个光暗
腳底黏著地泥生活

一百零年前，這兜台灣平埔族
不知不覺失去蹤影
變做沒歷史記憶个人群

今暗晡，時間會躡過年檻
歷史不得不放棄一些負擔
佢拿著平埔客家阿婆个相片
攬著一大堆家族相簿
真驚這兜台灣客家个記憶
也會像平埔族

變做歷史个負擔
分人擲去時間个大海¹⁸

這首詩明確的道出了作者身上的平埔族血統，是來自於他的「阿婆」，也就是他的祖母。客家人從大陸渡海來台後，經過長時間的遷徙，與台灣當地的人、事、物，一定會有某種程度上的融合，而與平埔族的女子通婚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，所以作者才會有這麼一位屬於平埔族的祖母。

本首詩的題目是「平埔客家阿婆」，雖然藉由「消失个平埔族个老婦人家，流落佇客家人屋家」，表達了祖母流落到客家社會的情形，但「變做我阿婆」這句話裡，卻可以體會到作者對有著平埔族身分祖母的認同，因為在作者的心目中，這位祖母雖然來自於平埔族，但卻早已融入了當地的客家生活。而這位平埔族阿婆，「伊等係大地山河个人」，「沒分文明个瘟疫傳染自然」，「跔著日頭同月公个光暗」，「腳底黏著地泥生活」，作者有意無意的把他描繪出一幅大地之母的形象，這也正是一般人對客家婦女最典型的形象代表。¹⁹

當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接觸時，弱勢文化很容易因此而消失，正如平埔族之於客家，平埔族的血液在作者家族中並未被彰顯，反而融在客家的命脈中，「不知不覺失去蹤影」，「變做沒歷史記憶个人群」。所以對當今福洛文化的優勢，是不是也會影響到人數較少的客家族群，也顯出了他的憂心。所以本首詩除了緬懷作者的祖母外，也希望屬於客家文化的記憶，能夠代代相傳、不斷的延續下去。

(2) 溝背庄个外阿婆

¹⁸ 引自曾貴海《原鄉·夜合》，頁 59-61。

¹⁹ 張典婉《台灣客家女性》第六章〈客家女性的原型〉，（台北：玉山出版社，2004 年）。

跔著河壩溝背行到底
歸座庄仔分竹頭樹包起來
就是涯外阿婆屋家溝背庄
四邊全係青綠色田坵
大家人講盡靚个客話

還小去外阿婆屋家
每日邀朋友灌土狗仔
釣蛭仔抓羊尾仔草蟋仔
有時節去河壩泗水
搞到肚饑正恸到歸外阿婆屋家

暗晡頭，食飽飯後
老嫩大細擠來禾埕
該時節還沒電火
油燈火像火焰虫眨呀眨
四邊暗唻唻
大大細細打嘴鼓劃虎孺講故
細人仔聽到入耳

有一擺叔公講伊看到無面鬼
分鬼對田坵趨到屋門口
細小仔嚇到攬共下
枷著別人个手
歸屋家个路上緊看後背脚悸顫

有時節，半夜醒來
 屋背巒岫崗个竹頭樹吱吱呱呱
 夜鳥叫到恁悲傷
 佢驚到起雞嫲皮
 只有攬著隔壁个外阿婆
 詐沒聽到睡到天光²⁰

這首詩寫的是作者外婆，不同於有平埔族血統的祖母，外婆是道地客家庄的客家婦女。外婆住的客家庄是「跔著河壩溝背行到底/歸座庄仔分竹頭樹包起來/就是佢外阿婆屋家溝背庄/四邊全係青綠色田坵/大家人講盡靚个客話」。

在外婆家，作者描寫了小孩子自由自在四處戲耍的情景：「灌土狗仔」、「釣蛭仔」、「抓羊尾仔、草蟋仔」、「去河壩泗水」，總要「搞到肚饑正恁到歸外阿婆屋家」。

到了晚上，大家到禾埕聊天，小孩聽大人講鬼故事，嚇得發抖，半夜裡聽到屋後半山崗上的竹子被風吹得發出「吱吱呱呱」的聲音，怕到起雞皮疙瘩，「只有攬著隔壁个外阿婆/詐沒聽到睡到天光」。

全首主要描寫作者小時後在原鄉外婆家渡過的美好時光，但詩中的外祖母正是絕大多數客家外婆的典型。詩中透顯出外婆對孫輩既有無限的慈愛包容，小孩可以玩到肚子餓才想到要回外婆家；又是孩子的守護神，孩子睡覺害怕時，可以抱著就睡在隔壁的外婆安心到天亮。另外，一般晚上，工作做完了，外婆是和鄰里叔伯親戚一起，「大大細細打嘴鼓劃虎屨講故」。客家阿婆溫婉顧家、和睦鄰里親戚的傳統角色扮演，一樣不少，也是客家婦女最典型的形象的代表。

²⁰ 引自曾貴海《原鄉·夜合》，頁 63-65。

(3) 夜合一獻分妻同客家婦女

日時頭，毋想開花
也沒必要開分人看

臨暗，日落後山
夜色跔山風湧來
夜合
佇客家人屋家庭院
惦惦打開自家個體香

福佬人沒愛夜合
嫌伊半夜正開鬼花魂

暗微濛个田舍路上
包著面个婦人家
偷摘幾蕊夜合歸屋家

勞碌命个客家婦人家
老婢命个客家婦人家
沒閒到半夜
正分老公鼻到香

半夜
老公捏散花瓣

放滿妻仔圓身
 花香體香分毋清
 屋內屋背
 夜合
 花蕊全開²¹

本首詩以「夜合」白天含苞、夜間綻放，有著濃郁花香的特性，來形容客家婦女白天勞動時爲了躲避烈日，必須包著頭巾忙碌，就像是白天裡裹著綠皮的「夜合」花；到了晚上農事忙完了，才能像「夜合」般卸下層層束縛，綻放出潔白的花瓣和濃郁的女人香。人花雙寫，是一首藝術價值很高的詩歌。

由於對夜間開花植物不同的認知，福佬人認爲到了夜裡才綻放的夜合花，是不吉祥的，像是鬼魅般晚上才能真正現身；但是客家人卻欣賞夜合花低調、內斂、不與人爭的特性，就像是勤奮又認真的客家婦女，白天忙於農事，到了晚上才會稍做休息，也才會在親愛的家人面前展現出真正的自我。所以詩人以既感嘆又憐惜的口吻說「勞碌命个客家婦人家」，「老婢命个客家婦人家」，「沒閒到半夜」，「正分老公鼻到香」。

最後一段寫到：「半夜，老公捏散花瓣，放滿妻仔圓身，花香體香分毋清，屋內屋背，夜合，花蕊全開。」更是讓客家婦女與夜合花相互融合，讓「夜合」花成了客家婦女的最佳寫照。同時客家婦女白天的勤於農事家事，晚上對丈夫的柔順體貼，在此詩句中表露無遺。

²¹ 引自曾貴海《原鄉·夜合》，頁15-17。

三、曾貴海客語詩中的客家女性書寫

(一)、客家女性角色的殊相與共相

曾貴海現代客語詩中的女性書寫，與其他詩歌中多以傳統「母親」作為敘寫對象的典型不同，²²其中有描寫農家婦女的「背穀走相趨仔細妹仔」、有描寫洗衣婦女的「清早的圳溝滄」、也有描寫作生意婦女的「去高雄賣板的阿嫂」、有參政的女性「台灣菊蘭—詩送葉菊蘭」；另外有愛玩的小女孩「阿妹看人搞烏龍仔」、「隔壁阿妹嫁分我」；也有高校女生「庄肚的高女生—阿桂姐」；還有客家老婦人「平埔客家阿婆」、「溝背庄个外阿婆」；更有全面代表客家女性描寫的「夜合—獻分妻同客家婦女」。在他的詩作中，客家女性的腳色多樣，有傳統的農婦，也有做小生意的女性；有年長的阿婆、有年輕一輩受高等教育的女性，也有愛玩的小女孩。因為這些活潑角色的描寫，呈現了客家女性角色的多樣貌。

另外，在其他客家文學中，最常出現的女主角原型，應該是大家都都不陌生的「母親」、「農婦」。在過去的年代裡，客家女性不是操持著家務，便是忙於農事，由其在客家社會中，女性受傳統環境影響，從小要被教育成「家頭教尾」、「田頭地尾」、「灶頭鍋尾」、「針頭線尾」的女超人，²³所以許多客家文學描述的場景都出現在田裡或

²² 如黃恆秋《擔竿人生》、邱一帆《油桐花下》、張芳慈《天光日》等客家作家的詩歌中多有對母親敘寫的詩篇。

²³ 「家頭教尾」，就是要養成黎明即起，勤勞儉約，舉凡內外整潔，灑掃洗滌，上侍翁姑、下育子女等各項事務，都料理得井井有條的意思。「田頭地尾」，就是播種插秧，駛牛犁田，除草施肥、收穫五穀，不要使農田耕地荒蕪的意思。「灶頭鍋尾」，就是指燒飯煮菜、調製羹湯、審別五味，樣樣都能得心應手，學就一手治膳技能，兼須割草打柴以供燃料的意思。「針頭線尾」，就是對縫紉、刺繡、裁補、紡織等女紅，件件都能動手自為的意思。張典婉《台灣文學中客家女性角色與社會發展》，（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1年），頁10。

家中。但在曾貴海的現代詩中，場景擴大了，都市的菜市場裡、伯公樹下、菜園裡、溪邊，學校、甚至政壇等，都可以發現客家女性的身影。

由於書寫對象多元的變化，客家女性的各種表現也相對的豐富了起來。不但角色多樣化，年齡涵概老中青少各世代，場景也不侷限田裡或家中，空間廣擴許多，時間也從民初延續到現在。尤其充份顯現了客家婦女鮮明的形象與性格，從中可探究客家女性與生活的殊異處，也可探究客家文化最深入、最精微的一面。

表面上，這些婦女各有不同的營生之道，也涵括各年齡層，呈現了客家女性的具有殊異性的多重樣貌。但在殊異樣貌的底下，不論是和男孩一起抓烏龍的小女孩、背穀包和男人競賽的年青女性、放下書包照樣挑起尿統淋菜的高校女生、踏著朦朧月光出門趕到高雄賣板仔，再挑著月光回家操持家務的婦女、及雙腳不畏寒冷的踏在圳溝水中洗衣的洗衣婦，都和勞動終日的客家婦女深夜始眠、夜裡始香的「夜合」十分貼切。素樸、勤儉、不修飾裝扮的「夜合」，但卻又柔順奉獻的「夜合」，詩人刻意要傳達的，應該正是這種勞動非苦、勞動是香的客家思想、客家生活觀。²⁴可以說都是「勞動」大樑支起的農村家園。因此多元殊異的女性角色，卻可以統一在「勞動」、「溫順」這個共同形像中；也統一在客家女性堅強勤苦、剛中有柔，柔中有剛；令人敬愛、也令人動容的形像中，這也是所謂客家婦女給人整體感覺的「共相」。

曾貴海的詩歌，在女性形象的刻劃敘寫上，能兼顧客家女性的共相與殊相，這是他的詩歌達到了相當藝術水準，也有相當代表性

²⁴ 彭瑞金〈原香一序曾貴海客語詩集〉，《原鄉·夜合》（高雄：春暉出版社，2000年10月），頁8。

的地方。

(二)、讚嘆與加害的矛盾背反

在許多介紹客家的書籍中，不難發現客家女性經常被刻意提及書寫的，無不是強調客家女性吃苦耐勞勤勉的美德。²⁵也有在書中描繪客家女性，素以勤奮柔順著稱，甚至以此作為客家族群特質之一。²⁶客家女性視勞動生產、分擔生活是天職。客家男人心中樂見的，也絕不是柔弱無用的女性。²⁷正如鍾理和先生在〈初戀〉一文中記述他初戀的對象，也是能挑起兩隻鐵皮水桶擔水的勞動天使。

有關這些對女性的說法，我們或許要進一步探索，客家女性為何會視勞動生產、分擔生活是天職？是先天群性或後天社會環境所造成？而一些文學詩歌作品中對女性的歌頌讚美，是否落入了過度簡化、浪漫化一些帶有性別意涵的「美德」陷阱？²⁸ 關於此一問題，我們或許可以進一步從曾貴海詩中，抽繹出男性的視角是如何「凝視」與「呈現」客家女性意象。

首先，對工作中的女性，作者多以無限的讚嘆同情與憐惜口吻敘寫，如〈背穀走相趨仔細妹仔〉中，是以一個孩子仰視的角度，看著在田中健壯勞動的年輕女性，驚訝讚嘆兼而有之。在〈清早个圳溝澗〉、〈去高雄賣粄仔个阿嫂〉中，作者是以第三人平視的角度敘寫，口吻則是同情、憐惜兼具。在〈台灣菊蘭—詩送葉菊蘭〉一詩中，則是以同為客家的男性友人身份抒寫，更滿是打從心底的同

²⁵ 江運貴《客家與台灣》，（台北：常民文化出版社，1996年）台北：常民文化出版社，1996年）。高宗熹《客家人：東方的猶太人》，（台北：武陵出版社，1997年）。

²⁶ 徐正光《徘徊於族群與現實之間—客家社會與文化》，（台北：正中書局，1991年）。

²⁷ 鍾鐵民〈鍾理和筆下的客家女性〉，收錄於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編著《新个客家人》，（台北：臺原出版社，1991年12月），頁132。

²⁸ 李竹君《客家農村女性的勞動經驗與美德》，（花蓮：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1年），頁3。

情與讚美。

接下來，作者對玩耍的客家小女孩的描寫，一採第三人旁觀視角，一採第一人主觀視角，筆下小女孩都是天真活潑可愛，但微妙的是，到了婚嫁階段，作者口吻中卻無意中流露出在父權傳統下，女性必須呈現出服膺傳統溫柔婉約的要求。

另外在寫高校女生〈阿桂姐〉那首，作者以第一人稱「我」的視角來描寫。詩中作者以戀慕的眼光「凝視」村中最美麗的高校女生「阿桂姐」，由遠而近走過來，但詩中這位客家男性課餘是坐在樹下看書，阿桂姐同樣在學，課餘卻要從事粗重髒臭的勞動。不但男女如此不平等，作者更有意無意的以男性主觀讚嘆的口吻說出「看伊行入菜園畚尿淋菜/真像鼻毋到尿味香」，幾乎是把阿桂姐化身為能挑起兩隻鐵皮尿桶的勞動天使，她的認命順服、忍耐髒臭，描寫到了神聖化也自然化的地步。更弔詭的是，「四十年後」，當年的坐在樹下「凝視」阿桂姐的作者，成了社經地位極高的醫生，而「伊」是「帶做大學校長个老公行去菜園」，最後當了大學校長的是她的丈夫，也不是這位功課優秀、面容姣好又刻苦耐勞的客家女性。詩中呈現出客家女性的犧牲付出，與其家庭與社會地位非常不成比例的強烈的落差，而且這強大的落差，在男性詩人的筆下，卻似乎被視為再自然不過的情形，賦予讚美即已足夠體貼同情。

而在〈夜合一獻分妻同客家婦女〉詩中，對傳統客家女性的標準形象，刻劃深刻，詩中歌頌客家婦女一如素樸、勤儉、不修飾裝扮的「夜合」，但卻又柔順奉獻的「夜合」，等於不斷強調客家女性刻苦勞動、素樸柔順的美德懿行。浪漫的歌頌中，似乎也把客家女性這些特色，本質化了，內在化了，讓人以為客家女性生性如此，故而有此鮮明特性。

因此曾貴海先生的詩作和其他客家男性一樣，是否落入了過度簡化、浪漫化一些帶有性別意涵的「美德」陷阱？我們知道，大多數人喜歡自己受到肯定、得到讚揚，而擁有好德性，也往往被歸類成一件好的事情。但是尼采說：「一個有德性的人之所以被讚揚，是因為他們施善行，而大多數的德性都是有損害於那些持有德性的人，我們讚揚別人有德性，是因為我們從中獲取到好處並樂於當個受益者」。²⁹這個說法或許有討論空間，但卻提醒我們加諸「德性」背後的刻板印象，對客家女性而言，是否反而是種盛名之累？

客家女性以積極的勞動參與，為世人所津津樂道，但是這樣的勞動參與是否對客家女性的地位有所提升呢？根據李竹君的研究指出：儘管客家女性從事大部份的農業勞動，卻往往被歸於家務勞動；婦女不管在田中勞動的時間有多長，男性還是被看成是家庭的經濟支柱，婦女多淪為默默耕耘者，往往是被忽視的。³⁰

至於大量參與勞動，能否讓客家女性比起其他族群的女性，享有較高的家庭地位呢？根據張維安、莊英章兩位的研究，客家婦女並未因勞動較多，而比閩南婦女享有較高的家庭地位，或擁有較多的家庭的決策權。³¹甚至根據林鶴玲、陳玉華等人的研究分析，台灣各族群婦女家庭地位的高低，最高的是外省族群，其次是閩南族群，而客家族群是最低的。³²所以這些研究的結果皆指出，客家婦女比起

²⁹ 蔡偉鼎譯，Laurence Gane 著，《尼采》，（台北：立緒出版社，2000年）。轉引自李竹君《客家農村女性的勞動經驗與美德》，（花蓮：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1年），頁4。

³⁰ 李竹君《客家農村女性的勞動經驗與美德》，（花蓮：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1年），頁30。

³¹ 張維安〈客家婦女地位：以閩南族群為對照分析〉，《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》，1994年。莊英章《家族與婚姻－台灣北部兩個閩客村落之研究》，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，1994年）。

³² 林鶴玲、李香潔〈台灣閩客外省族群家庭中之性別資源配置〉，《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》第十一卷第四期，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，1999年。）陳玉華、

其他族群的婦女，勞動量大但家庭地位卻低的殘酷事實。

為何大量的勞動參與卻無法形成強大的經濟權，也無法帶給客家女性相對地位的提昇呢？根據鍾永豐的研究指出，客家婦女的勞動多屬非技術性勞務，生產的關鍵技術仍操之於男性手中。³³另外根據鍾秀梅研究指出，父權體制下，將女性勞動與家務勞動相結合，是使得客家女性的勞動參與高，但家庭地位卻依然低落的主要原因。³⁴這時，傳統客家教育與美德，更扮演了教化與安撫的功能，藉由強調女性的勤奮、溫順、耐苦等特質，達到鞏固父權體制的目的。尤其一些客家論述，不斷強調客家女性的美德懿行，提及客家女性如何為家庭鞠躬盡瘁，卻從未說明客家女性在家庭中的真實處境。³⁵且經過科學客觀的研究更發現，這些節儉、順從、刻苦耐勞的生活態度，並非真是客家婦女與生俱來的性格，而是在面對物質困乏的環境時所展現的生存策略。但這些美德規範的確透過家庭教育及社會壓力的期許，在客家女性身上作用著，甚至讓它成為一種自我要求。在美德的光環下，鼓勵女性採取自我犧牲的態度，而忽視其肩上沉重的負擔和逐漸喪失的自我。³⁶

因此重新審視一些客家論述或客家文學的頌揚客家女性的美德，除了在感性的感動之外，是否更需要有一種理性的思辨？是否這種頌揚讚美，只是加深加強了客家女性繼續被壓迫的事實？尤其

尹慶春、呂玉瑕〈婦女家庭地位之研究－以家庭決策模式為例〉，《台灣社會學刊》第二十四期，2000年。

³³ 鍾永豐〈淺論客家婦女的身份與地位〉，《重返美濃－台灣第一部反水庫運動紀實》，（台中：晨星出版社，1994年），頁115。

³⁴ 鍾秀梅〈談客家婦女〉，《重返美濃－台灣第一部反水庫運動紀實》，（台中：晨星出版社，1994年），頁124。

³⁵ 張典婉《台灣客家女性》第七章〈客家族群中的強勢特徵〉，（台北：玉山出版社，2004年）。

³⁶ 李竹君《客家農村女性的勞動經驗與美德》，（花蓮：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1年），頁91。

所謂素樸、節儉、順從、刻苦耐勞的美德，往往成爲一種隱形的規範，成爲限制女性行爲的準則；且此一規範一旦內化至女性心中，則女性更容易將自己定位爲必須犧牲奉獻、成就他人，和做個無私的人，也往往因此阻斷了女性自我發展的可能。³⁷

每每在誦讀一些客家詩歌時，裡頭常發現不少對女性的歌頌讚揚。但身爲客家女性，卻不免對其中浪漫幻想的情懷與文字興起一種慨嘆。因爲文章或詩歌中雖然是誠摯的標榜了客家女性的貢獻與美德，但也間接助長了父權體制下的不平等待遇。對這種讚揚與加害的矛盾背反，也是不得不令人浩嘆的事實！

四、 結語—期許未來客家詩歌可能的發展

在客家文學或詩歌的呈現中，未來是否可以揚棄原來的刻板印象，原有的制約男女性別的觀點，或從傳統美德，諸如勤儉、刻苦、素樸、柔順、奉獻等烙印中釋放出來？如果文學或詩歌的描寫，能有更寬廣的視野，不要只停留在戴斗笠、唱山歌、穿藍衫、炒粄條的傳統印象中，而是能有更多符合時代流動的思維，以及反映時代的敘述與創作，對現今社會發展中的兩性題材，不再陷入傳統男女性別角色，不必讚頌也無需內疚，或許可以從原有刻板印象中釋放，營造新的社會形象。

³⁷ 如《原鄉·夜合》中的高校女生〈阿桂姐〉「四十年後」是「伊帶做大學校長个老公行去菜園」，擔任大學校長的還是她的先生而不是她。

參考書目

- 江運貴，1996，《客家與台灣》。台北：常民文化出版社。
- 行政院客委會文史天地館網站
<http://www.hakka.gov.tw/ct.asp?xItem=22031&ctNode=405&mp=256>
- 李竹君，2001，《客家農村女性的勞動經驗與美德》。花蓮：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。
- 李喬，2000，〈尋找文學原鄉一序「原鄉·夜合」〉。《原鄉·夜合》。高雄：春暉出版社。
- 林鶴玲、李香潔，1999，〈台灣閩客外省族群家庭中之性別資源配置〉。《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》11（4）：395-433。
- 徐正光，1991，《徘徊於族群與現實之間－客家社會與文化》。台北：正中書局。
- 徐正光，2007，《台灣客家研究概論》。台北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、台灣客家研究學會。
- 高宗熹，1997，《客家人：東方的猶太人》。台北：武陵出版社。
- 張典婉，2001，《台灣文學中客家女性角色與社會發展》。台北：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。
- 張典婉，2004，《台灣客家女性》。台北：玉山出版社。

- 張維安，1994，〈客家婦女地位：以閩南族群為對照分析〉。頁 245-246，收錄於徐正光等主編《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》。
- 張翰壁，2007，〈客家婦女篇〉。頁 111-131，收錄於徐正光主編《台灣客家研究概論》。台北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、台灣客家研究學會。
- 莊英章，1994，《家族與婚姻—台灣北部兩個閩客村落之研究》。台北：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。
- 陳玉華、尹慶春、呂玉瑕，2000，〈婦女家庭地位之研究—以家庭決策模式為例〉。《台灣社會學刊》24：1-58。
- 彭瑞金，2000，〈原香—序曾貴海客語詩集〉，《原鄉·夜合》。高雄：春暉出版社，2000年10月）。
- 曾貴海，2000，《原鄉·夜合》。高雄：春暉出版社。
- 蔡偉鼎譯，2000，Laurence Gane 著，《尼采》。台北：立緒出版社。
- 鍾永豐，1994，〈淺論客家婦女的身份與地位〉，頁 114-121，收錄於美濃愛鄉協進會主編《重返美濃—台灣第一部反水庫運動紀實》。台中：晨星出版社。
- 鍾秀梅，1994，〈談客家婦女〉。頁 122-129，收錄於美濃愛鄉協進會主編《重返美濃—台灣第一部反水庫運動紀實》。台中：晨星出版社，1994年。

鍾鐵民，2000，〈序一我看原鄉夜合〉，《原鄉·夜合》。高雄：春暉出版社。

鍾鐵民，1991，〈鍾理和筆下的客家女性〉，《新个客家人》。台北：臺原出版社。